

110X
255
1

有
927

有
927



之跡



世顯榮德性謙退謝綺紈之習敦詩書之好予愛其德故進之以道由是而最之則將凜凜乎其有守昭昭乎其有見丙夜讀書軒中庶幾斯名之稱情也哉_乙至正癸巳九月初吉瑯琊王毅序

贈胡深序

蒙莊氏有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予嘗玩繹厥旨而論之之於人厚味之是癡妍姿之是悅凡外之可喜可慕者舉足以蒙蔽其心是以心之虛者日以塞靈者日以昏不但一行之不能成而亦一藝之不能精矣若是者何哉嗜欲深則天機淺而已若夫嗜欲淺而天機深者則其人品之高未易企及何行之不脩何藝之不可進也哉余生胡氏仲淵雅善書謹而不拘逸而不肆識者以為得歐虞筆意州里晚進多取法焉又善詩潔而無疵淡而有味識者以為得韋柳句法流輩之間未能或之過也君通地理明葬法觀山水之美惡卜時日之吉凶析之以理一洗淫巫瞽史之陋其得公明景純之遺意者耶又善方藥審虛竇而補瀉之隨寒熱而溫涼之惟拳拳於活人不汲汲於求利其得岐伯仲景之微旨者耶家世業儒其讀書也不章解句釋而心領意會聖賢大意其有所見也歟君好神仙之學不為熊經烏申而識龍升虎降金丹之要訣其有所受也歟喜觀釋氏之典不泥緣業之粗

淺而悟本源之精微此尤君之脩然不可及者也嗟夫世之
常人或有寸長片善已欲誇於時俗能兼善者益罕有之君
之能事不可勝舉其何以能爾耶曩在京師時與君同宿僧
舍夜雪盈尺跌坐達旦不見其惰容後又同舟南歸水陸數
千里觀君用財豁達未嘗有吝色持心甚正寓物不流澹然
無聲色之好所謂嗜欲淺而天機深者於君見之矣其多能
也宜哉然君之所存益欲務德行之純初不求技藝之富或
以多能目之知君淺者也或者止以醫目之不知其餘事是
尤不知君者也然與博而失之雜無寧約而歸于一以君之
天資向使用志不紛真積力久其所成就詎可量也哉趙君
子昇之以病也服君之藥而獲瘳俾予作文以叙謝余與君
道誼之交也故始之以頌終之以規余以雜學而未能一於
道也亦因之以自警焉

送祝子英序

陸淳氏刻意春秋之學述啖趙之說著而為書有集傳纂例
有集傳辨疑包羅旁蒐轆轤上下訛摭三傳自成一家經學
士莫不尚之惜其附麗叔文立身一敗餘何足觀夫子之春
秋如是乎胡文定公傳春秋本孟子之大旨發程子之微言
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懇懇致意大義炳然獨立千
載之後曼出諸儲之表迹其生平大節方蔡京權傾天下朝

士靡然從之公顯時遠引終無所污所履如此真不負於春秋矣同罷祝君子英自城府來外邑龍泉從主簿韓思學父授春秋主簿公愛其敏悟以所得于嚴陵吳昭陽者悉以授之韓公去甫閱月子英亦束書東歸交遊人士賦詩餞之屬予^為謂序予謂士之於學經術固不可不明行誼猶不可不修行誼苟虧經術將焉用哉其學遠于春秋經既得師予無以贊之矣故舉唐宗二儒以春秋名世同而行已不同者書以贈之羞陸氏之卑污而戒其覆轍慕胡公之名節而企其芳躅子英由興起而勵行也夫

送章雪崖序

建安章氏自郇公以來世有顯人文獻之傳三百年於茲矣其後有徙家龍泉之章口者族衆盛甚戴儒冠而登仕版者益多有之洎我菊逸翁以詩誘後進有聲戶外之屨常滿雪崖貞士翁之冢嗣也厭浮世之污濁樂元門之清高方外脩然人莫窺其際也邇年以來貶元虛就平實繼父業作塾師余嘉章氏文獻之有源喜菊逸翁弓冶之有子於其歲暮歸奉慈親故序以送之因筆之諸友詩卷之端云

送項碧雲序

生之有死如旦之有夜必然之理也世之徇欲傷身自致夭折者信有罪矣或乃修鍊服餌以冀延齡者非可哂哉是二

者胥失之矣君子則不然其生也履水自持不背乎理其逝也鼓缶而樂不怛乎終所謂朝聞夕死脩身以俟聖賢之道益如此非特聖賢之道爲然也稽諸道德南華之書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以此推之老莊之學亦豈直後世方士之爲也哉少微山道士碧雲項君將訪友名山郡之大夫士贈之以言大率托於神仙之詞未有勉而歸于正者余推君本儒者故告以聖賢之道因書以送之

送府史陳君復序

昔者三代之世王道隆盛人才衆多是以胥史之流皆有士君子之行其公卿大夫之賢從可知矣後世以來公卿大夫

德足以稱其位才足以勝其任者固已鮮矣况胥史哉致治所以不古若者職此之由也至正壬辰夏秋之交盜起建安處之走邑與建接壤連率命郡倅覃懷王公扞圍於龍泉府史會稽陳君復寔從粵自豺虎暴橫官兵所駐居民勿安我王公在龍泉之大坦兵民雜處雞犬俱寧擒獲克豎援據善良幕下寮采以爲奇貨君復白之王公謂此門一啟則比屋可誅或生他變孰執其咎並掾爲奸者慚汗而止人皆稱王公之仁政而不知賢史之所建明也初浦城告急發兵援之盜即潰去官守非人尋即陷沒求援益切衆皆奮躍爭欲請行君獨以士卒狃於前日之勝驕而輕敵萬一不利未能彼

援適貽自羞不若固守之爲上策也王公聞而避之已而封疆無侵保障允稱人皆服王公之定力而不知賢史之所贊決也君在軍軍深沉有智簡重寡言苟非其人不妄接見獨余友章三益以才譖爲王公軍諮情誼甚厚明年癸巳春江閩餘孽猶有存者戎守所在未能徹備君以年勞書滿歸志浩然三益請據君之善贈君以言余謝不能三益之請不置因舉所知一二事所不知者不得而詳之君以軍功當得陞擢異日爲政必有可觀者嗟乎君爲府史所存異乎流輩其効已如此使公卿大夫才德足以勝其任稱其位舉斯世于三代之隆豈難致哉既以塞章生之請又以寓余之感云

送陳府判序

長樂之陳號爲著姓自古靈先生忠文公以學術政績爲百世士厥後顯於時者代不乏人湖南漕贈特進義山先生忠文公之從孫也娶括蒼林氏徙居於龍泉西玉峰之麓山水之秀甲于一邑孕靈鍾美後裔益昌特進五子皆第進士贈少師退庵公壻文安洪公恬於進取積詞業而不屑就試動必以義不阿上官嘗主秀之崇德簿樂其風土又因家焉少師生可齋先生清毅公出典鉅藩入持從橐清風高節爲平端間名卿退庵可齋雖居崇德及其卒也皆歸葬於玉峯先塋之側三世墳基林木蔚然然樞密都承旨號恕齋司農寺

丞號介軒清毅公之子若孫也介然有守家聲不衰其終也
皆即崇德而葬焉泐河東西千里相望龍泉之墳不歸展省
者久矣今嘉興路府判致仕方外先生君誼公寺丞之子也
幼隨寺丞避宋季亂嘗居龍泉數年兵革既息尋還泐西既
長務學好脩仕由儒業常令宣之旌德潔己字民有循吏風
秩滿年僅六十餘即掛冠閑居今年已八十矣攜其子雄彥
威四月上道觸熱至峯拜墳墓致祭飲福大會族姻既而張
氏諸甥留之三閱月日攜酒肴隨意遊憇眉皓首衣冠偉
然鄉人走觀以爲盛事訪老釋之居窮林壑之勝或吊舊跡
而感懷或覽景而遣興父唱子和詩章迭出學者爭傳誦之
歲乙亥毅北遊齊魯過檇李嘗拜公于里第十有三年於茲
矣一旦相見握手相驩言論游從有益于愚陋多矣人皆謂
公有官而蚤休棄有壽而身康強有子克繼家學世人欲其
一不可得而公兼有之鄉榮之者其不以是歟毅獨以爲不
然陳氏之先古靈不可尚已自運使至寺丞衣冠相傳世清
節使公平生所守苟有慚德今日上塚寧不覩于面而泐于
顏哉惟其清苦律已平易近民能不悖於祖訓斯足以慰九
原之望矣有識之士所以多君者不在前言而在乎此彥威
兩膺省檄授官矣不進仕進辭職奉親賢於不顧父母之養
而饒爵祿之榮者豈不遠哉異時服官致政一以祖父爲法

不爲流俗所移朋友責善寔深望焉故于公之還崇德也序其世家之盛清德之美以爲公餞并以爲彥威勉且使秀括兩邦人士慕故家文獻尊前輩之典型尚亦有觀感而興起者乎至正丁亥夏六月桂山書院訥齋王毅序

送葉世傑赴陳氏家塾序

古之教者教人以德行是以人才盛而風俗厚後世之教者教人以文辭是以人才衰而風俗薄自國學以至於家塾大小雖殊其教之得失無以異也余友葉君世傑銳意經術學有淵源其才固不凡矣而沉默莊重可以愧末俗之儂浮者此尤余之所敬畏也歲己丑春陳君天秩不遠千里招延於家使教其子弟兄弟之子交遊執友相答以詩屬予序之余謂陳氏爲吾鄉望族貨產甲於一邑狃於侈靡溺於晏安其子弟輕俊者雖多篤寔者罕見若止以文辭教之假令摛繪日工祇益其過此正伊川程夫子所謂不幸者可不懼哉余故首舉教法之得失以告之欲世傑率先以躬而教以德行所以望世傑者甚隆而待陳氏子亦不薄矣抑所謂教以德行者無他焉亦惟飭勵師道以折其驕盈之氣演繹經訓以啟其禮義之心庶足以振而拔之將見小子有造一家之俗爲之不丕變矣敢序斯言志諸詩卷之端以勉旃

送蕭宗源歸武昌詩序

余有山水之癖往年西遊僅止乎匡廬彭蠡繇潯陽而上未
之見也嘗欲泛洞庭之巨浸升祝融之絕頂以窮荆楚之勝
又將歷重華之九疑訪靈均之汨羅於赤壁以懷周郎於南
樓以弔庾公茲因絕竒之遊而未有慷慨之交同此風致者
蕭君宗源侍其尊公官吾邑三年矣不以余爲無似辱以斯
文見知宗源之奉親西還也因握手而約曰余將踵國門謁
子于鄂渚之上必子也同吾遊者則既已余諾矣然宗源春
秋方富抱負不凡明年膺鶚薦又明年登虎榜既踐功名之
途奚暇山水之樂得毋負吾約乎又再約曰異日宗源官轍
必東余當幅巾藜杖從子遊於吳越之間有日矣前之約不
可必後之約其可必也夫鮑君子樂與宗源交情誼甚篤率
邑之學士大夫作詩以贈行余因書以爲所約者爲之序

送九住主簿之澗省傳序

吏以循良稱者得民心而已矣所以得其心者仁愛之而已
矣世之爲吏者魚肉其民柔者如蚊如蚋剛者爲猘爲獠鑿
齒啞人膏血曾不知疾痛之同吾身也于是民亦仇敵視吏
起而攻之室於語途于議攻之惟恐其不衆去之惟恐其不
速吏民交惡可慨也夫隴右九住君之主龍泉簿也恪謹自
守不赫赫以釣名而懇龍以及物數十年間未之前見也奸猾
之黨惡不得逞嗾善訐者誣構擠君猝然被攝衆駭之莫不

抱腕於是學士大夫至於農工商賈至于浮屠道士數十百人不遠六百里爲君伸雪部吏者始而異之訪得其寔卒以信之抵誣者以罪君即還受職一時同官亦有被出于憲府者未嘗以一喙助之嘆息况爲之伸雪乎于此以見君之得民心而吾邦之人好善惡惡公論偉然亦可尚已然龍泉叢爾邑皂隸不可勝數執挺者林立於公署承符者碁布于田間其氣燄爲何如哉賢太守徐公爲民除害禁戢甚嚴居無幾何徐公捐館其勢將復振君能繼徐公之志悉屏去之不少寬假民用大悅此仁政之大端也先是牒訴甚繁是非眩瞽訟人訟于人者資費不相上下君雖佐貳專攝之日居多擇其不可不受者間聽數事餘悉撫諭治以簡靜民便安之宗族鄉鄙鮮相告訐俗以寢厚豈少補哉嚮也豪右之家役不之及閭左勞困殆無寧日會僉憲俞公行部君告之故俞公選青田令葉君付以龍泉賦役明年葉君至邑令民自寔其田隨田定役君竭誠輔翼之未嘗高下其手無敢有所請託人尤服其無私畧舉梗槩如此凡君惠愛之寔皆此類也百姓黎庶其有不悅者乎余以爲君之能爾者天資之美耳繼今以後求正學之士而師友之薰以道德浸以詩書識見益明搃行益修施諸政事又當有見于今日者君其懋之哉藩鎮外宰以君爲材辟以爲椽邑之長老童穉皆不忍君去

而勢不可留也縣文學劉君率士友分韻賦詩以送之又屬予作文以序之余辭不獲因道君之得民心者如此以書于卷之端云

送林意齋歸福唐序

昔者先王盛時天地位萬物育陰陽調風雨時禍亂不作兵戈不興民生是時皆壽考康寧以終其天年猶懼其橫天之或羅也故爲之醫藥以濟之何其仁之至也成周而後下迨于今旱澇螟蝗五穀不熟死于饑者有之矣寒燠失序六氣不和死于疫者有之矣叛逆爭鬪干戈相尋死於兵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人矣嗚呼民之橫天有如此是雖越人和緩參錯於天下亦未如之何也已矣非可嘆哉福唐林君意齋樸茂直率不爲町畦世本業儒以書爲田亦既穠秩未獲於有秋改而圖之悅守真子知之術鑽斫而自得之僑寓富沙已擅厥聲來遊栝蒼山中與予雅相好也大夫君子遇以士禮不敢儕以技藝之流或者以爲均之爲僑寓也卜居吾邦亦足有資奚必浦城之歸乎然君於浦城歲久成家挽而留之既不可得咸賦詩以餞其行求予爲之序引予竊念之人之有疾疾者君能有以瘳之然今方饑饉荐臻兵革未息乖氣所感疫癘流行人生於今欲求壽考康寧其亦難矣嗚呼悲夫何時天地位萬物育如古聖王之時乎林君林君建爲朱

真之理學先哲之流風未遠必有懷經濟之學者試以予言
質之其寧無嘆息于斯乎

送張德明歸湖山序

張生德明年甫弱冠擯詩書之業侶刀筆之徒已足爲資身
之策居數載翻然而悔脩然有出羣之志謝絕儔侶折節讀
書始焉而人異之久而人敬之已而遁迹邑南之橫山杜
門不出聚童子而教之怡然自得若將終身焉又數載南遊
閩越北臻吳會見紛華而悅利名之心不能不爲之動念矣
已而不負初心亟回故里授徒邑郭信從益衆雖處城市中
自有山林之趣人莫知其所存何如也歲庚寅之冬告予素
所往來者曰吾惡翫雜而樂幽邃此非吾所居也何村拒邑
一十里有湖山之勝先人之舊廬在焉吾將歸隱于茲矣或
人讓之曰德明人物魁梧氣至慷慨自宜見用于世未必甘
在隱淪譬縱壑之魚置之于沼抹電之馬繫之于廐身其能
隱矣心其能隱乎瑯琊王毅聞或人之言而折之曰士生于
世不遇兩途不出則處耳欲舍韋布之賤而希軒冕之榮任
進之門曰進士曰教官曰胥史不過數路而已吾觀業進士
戰才藝者動以千計能得售者幾何人雖身俊傑之才有該
博之學固不可必得也教官胥史雖或可以力致然自縣史
文學累資積日而陞諸郡其不皓首者幾希矣誠欲施澤于

民揚名于時厥惟根本哉其汲汲求諸外者可衰也矣孰若反身而思之求其有貴于己者不假外求求無不得豈不融融洩洩有餘樂子向也雖有出羣之志而未免見紛華而悅者益于此道未有所得故耳若果有得則契稷伊周之事業亦太虛之浮雲耳况其每下者哉或者爽然自失德明黎然有契作而曰先生啟發至言請書而揭之庶朝夕接于目而警于心也因筆其辭以爲送張德明歸隱之序

送孔恕夫照磨之福建帥幕序

予方讀書僧舍有縣功曹踵門而告曰福建帥府幕官闕里孔氏也赴官過是邦聞先生志乎古人之道而不爲世俗之學將來見使某先言之余山林之士素懶謁時貴以君聖人之後也即謁于縣齋不待來見也觀君儀表頎然而長也言論粹然而溫也其所存者必有以過人矣夫全閩地方數千里爲東南鉅鎮帥閩舉指之得失數千里之休戚係焉幕府佐政其任不亦重乎矧今暴客螺興自北而南已迫閩壤所以禦之之方猶不易也不識君之計將安出乎一得之愚竊以爲今之爲民牧者往往反爲民害以失民之心無惑乎其從盜也君誠能精于連率嚴戒屬郡所惡勿施將見固結民心若金湯然彼雖有孫吳之謀亦不能我攻矣雖然君之所以襄上官而撫下民者將何以哉君聖人之後也聖人不云

乎苟能正其身于從政乎何有能服行聖人之言斯無忝乎
聖人之後矣

送李君立赴南勝縣尉序

括蒼龍泉李君立以軍功筮仕尉漳之南勝其賓客葉世傑
余生也來徵贈言余謂世傑學邃而識端君立交久而情篤
平素言論必有相警發者矣奚以予言為哉抑以耳目所及
者論之前代顯要之家後世不陵替者寡矣君立曾大父當
趙宋之季發身儒科致位臺諫大父於國朝之初入直宿衛
出鎮郡符其尊公以世賞尉永嘉胥掾藩府衣冠之相繼而
又資產之有餘非先人之餘慶能如是乎君立今為一命之
士矣當念世德慎守官箴苟存心於愛物則可立身揚名矣
尚勉旃哉請君立以是復于世傑以為何如也

送陳復齋道士歸金華序

朱子之學盛行乎今上自國學下至鄉校家塾師之所教弟
子之所學莫非朱子之書其講說精矣誦讀勤矣要其歸第
假為希世寵榮之資持身應事則與所共學者皆弛矣其於
朱子之學何如哉若夫深通經術不務辭章篤寔躬行不求
聞達真能學朱子之學者則惟于金華白雲許先生見之矣
陳君仲元本括蒼儒家學老氏去居金華山中出覽名山因
遊京師名儒皆待以佳士不敢以道家者流目之也毅雖同

郡未始相識來輦下一見如舊交數相往來每語及古今節
行之士欣慕感慨至爲之於邑流涕語及貪婪奸回者則義
形于色疾之如讐仇其爲人可知矣仲元又篤好義理之學
談濂洛考亭諸儒先生吃吃不容口叩其所自則嘗登白雲
先生之門者也以知仲元之好善惡惡雖本之秉彝之良然
薰染先覺之功不可誣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豈虛
語哉歲丙子夏毅嘗以孤陋之見就正於白雲先生蒙開示
以正學大意歸而求之似有所得未及再從請益而先生不
可得而復見矣往于先生所獲識葉君景韓先生之高第弟
子也先生沒聞景韓與同門之友俞君若虛方君國祥確守
師訓固窮植立皆可尚也毅自見先生以來日月如流倏焉
十載爲學未副于夙心求友罕遇夫同志念欲卜居於婺與
許門諸友游講朱子之學各勉其未至而寔踐之以無負先
生之教縱不能救俗學之弊賴天之靈後進或有信之從而
興起者使正學不至于泯絕豈細故哉陳君回金華爲我致
謝景韓諸公并以此意告之不可爲他人道也他時會于雙
溪之上凡毅有一言一行之失秉之平日疾惡之心面責而
痛斥之此毅所深望於仲元也

諸君唱和詩序

粵自中原事起於濠滁元運衰微徐壽輝等破漢瑞饒信徽

等州國珍據於溫台四方鼎沸見守臣石抹蕭侯持節分閩
來撫處州即今閩盜猝起攻陷浦城已而攻政和陷之攻松
溪又陷之侵吾州之慶元又輒陷之其勢張甚蕭侯談笑而
平之易危爲安易若反手然餘黨殘孽懾服威望悉皆屏息
其事功爲甚偉龍泉封域與松溪浦城爪牙相及屯營捍圍
供給已繁師行誅討費用重廣義兵冒濫竊食默官胥徒貧
婪乘時培克財已殫而歛愈暴民已罷而役愈急我侯防於
未然惟恐積怨興變乃爲戢其奸惡撫其痼瘵窮閭委巷稍
得甦息其惠澤爲甚深矣侯雖操生殺之柄兼文武之才然
謙卑自牧不以己長傲人日延秀民與之執禮商榷古今出
入經史終日忘倦宿儒新學莫不悅服其所抱負豈淺丈夫
也哉初侯下車求士於予毅雖僭舉所知以胡生仲淵對延
與謀訖有成功雖侯才畧過人仲淵不爲無助閒暇之日主
賓相樂以詩唱酬繼而羣彦畢來和者繕寫成卷辱侯不鄙
令予序之竊以爲侯之古詩淡雅其味悠然而長律詩精深
其氣燿然而光鄙陋之文何足以序樂善之心不能自己於
侯之功烈畧述其梗槩俾覽者知侯所長不專于詩或者不
知厲志節以慕侯之爲人顧獨費時日力而効侯之爲詩抑
末矣吾黨之士敬哉至正壬辰臘月念一日王毅剛叔序

唱和詩附

王剛叔毅

動地貔貅正怒號
愚氓何不早投刀
一川寒水流枯骨
滿目荒郊接斷蒿
砲石殞空肝膽碎
羽毛映日將壇高
夜深笑拂龍泉劍
燿燿光芒不可韜

胡仲淵深

四方寇起獍狐號
頸血徒爲汚寶刀
甘着紅巾輕赤族
空餘白骨卧黃蒿
霓旗影動山風疾
霜角聲寒海月高
遙喜故人深入幕
碧油幢下看龍韜

蕭申之宜孫

一夫奮臂挾烏號
競賣耕牛買佩刀
豈謂農夫忘稼穡
遂令軒陌長蓬蒿
黔黎空恃溪山險
白骨驚看歲月高
安得龔黃宣化治
不妨頗牧自深韜

勸農文

予心勸農寔難其文農人不曉徒爾云云今作此文四字爲句淺近明白庶可開喻爾農父老敬而聽之誨爾子弟各宜遵依世無井田貧富不均天下之苦莫如農人春耕則雨夏耘則暑百般勤勞不可枚舉本業之外閒事莫言日勤一日方免飢寒自古以來治本於農循理爲善敬義篤宗先行孝道奉養雙親睦乃宗族和彼鄉鄰勸爾農人莫學賭博博奕之人家必蕭索勸爾農人莫去奸媼他人之妻莫起邪心勸

爾農人莫從賊侶他人之物一毫莫取勸爾農人莫殺牛畜
耕田得力莫食其肉勸爾農人婦勤絲麻貞潔節儉助夫起
家莫好酒食莫貪粒束布衣菜粥易於飽足人不讀書夢無
所覺日事于農夜當向學言溫氣和恭敬田主祖祿早還糧
差官府休學無藉莫待催取推己及人事無妄語莫強人佃
自然無事能依此言風移俗易男務耕耘女勤紡織勿使斯
文徒掛墻壁不遵勸諭是謂愚痴刑責及身雖悔何追

家廟祝文

高曾祖考子孫曾玄自根而枝一氣所傳追遠報本孝以奉
先茲值令辰敬啟祭筵惟我先親鑒此精虔來格來享如存
儼然尚賴餘澤後裔綿綿修身爲善敢不勉旃戰兢持守履
臨冰淵此以報德其庶幾焉

祭唐葛周真君文

惟神之心忠義正直疾惡如仇寧不奮擊去秋之初逆豎侵
逼急告於神以敷悃幅我既克捷彼遂屏息人謀曷臻感戴
罔極遠方餘黨未棄戈戟惟神著靈誘其胸臆翻然効順畊
桑衣食四海春融同躋壽域尚饗

祭葉侯文

惟神生於此邦歿廟食于此邑必有功烈於民也禦災捍患
神之職也災患之大莫過叛寇亟禱于神以求冥助果蒙保

護城邑宛然今歲祭報禮答神明尚祈終惠篤念桑梓俾安
黎庶神亦歸依伏惟尚饗

代玉府判祭城隍文

承乏貳郡托以禦寇至是支邑惟吏之守土受命於朝民之
塗炭係焉惟神受命於天天以司茲土民之休戚亦神之責
也故以殄寇求援于神出諸已危終獲安全區區得以塞其
責元元得以遂其生非神之相之孰能使之然哉拜謁祠下
奚足言報亦曰敬而已矣切以二三年來盜賊蝟興此邦雖
免克殘四方未盡寧謐逆豎之所害大軍之所誅孤人之子
寡人之妻鰥人之夫獨人之親仁者所不忍言也惟神念此
上聞於天天帝德好生必有惻然以拯之矣惟神圖之尚饗

代蕭申之祭旗文

益聞三軍之陣旗為號令陳之堂堂旗之整整爰有鬼神寔
司其柄况此義師志氣協應左之右之莫之敢競前之後之
莫不用命或麾或斥或以奇勝殄馘醜類化逆效順上照三
辰大捷之徵今將啟行臨事而敬釀酒舉盟敢告不佞神之
聽之乾清坤淨尚饗

代蕭申之章溢祭旗文

國之重事曰戎戎必舉旗旗之靈上翼星明軍士和平旗之
徵整整如神於以殄賊於以安民一月三捷醜類滅凡厥用

命固不順於以出入固不吉軍士作勇齊殫力大義正民協
德惟旗之視無僭忒釀酒封牲先告戎司今之行同有功同
有功慎貞忠神之相之我福無窮尚饗

挽李丹崖文

伊先生之體道兮稟乾乾而自強達夜旦之一致兮奚天塹
之悲傷偉洙泗之迢邁兮樂逍遙而曳杖或易箒之不昧兮
或結纓而慨慷察情僞于大變兮乃所存之攸彰自此學之
不明兮弊精神於詞章遇毫髮之得喪兮已紛綸而擾攘矧
屬纏其何時兮宜顛倒而蒼黃迷醉夢而孰覺兮舉一世而
悵悵惟丹崖之歸真兮儼儀表于一鄉澹塵滓之永釋兮得
山林之日長視富貴之若何兮等蠛蠓之在傍既容貌之清
古兮又德性之溫良享九齡之高年兮安貧窶而益康忽倏
然而坐逝兮蛻污濁而高翔原其始而返終兮曾不異夫尋
常嗟予生之好修兮求師友於四方惟桑梓之先輩兮悟言
論之未詳處生死之不亂兮見平日之所養仰聖哲之雖邈
兮詎俗學之敢忘欲考德之無從兮恨九原之茫茫爰屬詞
而寫哀兮涕予襟之浪浪願蕪陋之弗達兮愧莫發于幽光
幸有孫之劬書兮最文行之日昌喜弓冶之有繼兮庶先生
之不忘

養拙窩記

古人淳朴每事似拙後世澆漓不及古人其病傷於巧而已
畧而言之古人之衣以蔽體食以充腹器以適用居以蔽風
雨學以明道詞以達意其如此而已惟其如此也淳朴養拙
其欲易足其善易行故能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蓋以此也後
之人一反乎此美服殊製侈靡相尚豐饌嘉餼珍奇取勝衣
食傷于巧矣簠簋樽壘金玉之飾峻宇雕墻土木之沃器四
居處傷於巧矣記覽涉獵務以博物艱深富麗務以誇人學
問文詞傷於巧矣推此以往莫不皆然惟其傷巧也馳騫外
訥其欲無厭行日偷而俗日降皆此之由也君子傷今思古
未嘗不太息焉於斯者張生彥通自幼從予遊其年已三十
矣更歷世故悟末俗之非而欲返諸朴也故扁其讀書之
室曰養拙窩而問余以養拙之方余故論其古今之異俾
其知所取舍又從而告之曰正襟肅容此窩中居以讀我
書古人與俱習俗不能移氣稟不能拘事我天君以復其
初以是養拙其殆庶乎其闢此室以辛卯之正月予爲記
之癸巳之十二月也

桂芳堂記

鉅麓林侯希栢處之龍泉毅因交侯之二子長仲叔自階
次仲雄自熙益侯昔通守湘陰時澍陽陳君子正未第時
教授里中侯闢塾招延遣子受業陳君學行端方知所以

學師友淵源有所自矣其侍親之至龍泉也杜門讀書手不釋卷足未嘗入公署口未嘗語公事苟非其人未嘗與款洽也邑之長老異之相與嘆曰曩時所謂邑

大夫之子者乘肥衣輕招權納賄結交於輕俠之人從事於聲色之樂因其常也今二林君乃如此何其賢也二君不鄙屬於記所謂桂芳堂固辭不能二年之間屢請不倦察其神色終無愠見非有所養其能之乎昔燕山竇禹君鈞有子五人俱第進士或贈之詩有丹桂五枝芳之句名堂之義益出諸此夫林侯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二君順乎親篤志而學之矧林侯諸郎如竇氏之數仲雄而下諸弟亦皆循循恭謹有進學之資將見伯仲聯芳花萼相映登名太常得行所學庶足以酌平日之劬勞副尊公之責望又足以見侯之愷悌慈祥存心愛物之報也不其休哉雖然古之君子砥節勵行明德馨香茲所以顯其父母者豈以科目之中否爲其親之榮辱哉請以是爲堂之記或可爲儆心之助而益致其爲己之功則必有以明聖賢之精蘊見天地之純全視區區富貴利達真蠛蠓之過前也二君勉旃他日從陳先生而質之

易吾言矣至正癸巳九月壬申瑯琊王毅記

高明樓記

吾友俞德結樓數楹以爲燕居之所命曰高明求予屬文以

記之原夫名樓之義豈不欲自傲其心以遊於高明之域哉嗟乎一墮於人欲此心即污下矣烏乎高一蔽於人欲此心即昏昧矣烏乎明今君卜築於市若居貨治生固未易稱茲義吾又從而記之詎可得無易乎然君能尚清素好文雅攻苦食淡藏書滿家俗人所為有勿為者此豈無見而然哉蓋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至易染者莫如欲所謂欲者亦非一端凡可以害天理者皆是也誠能戰兢臨履嘗持此心隨時隨處寔用其力至於己私淨盡胸次春融則雖處埃壙之中而可以出乎日月之上矣周子論聖學之要一言以蔽曰無欲而已矣然則無欲之至乃所以為高明之極也學道精約之妙其不在茲乎自古聖賢不敢自足余方以此自勉故因樓記以勉余生又并以勉凡為吾黨者也若夫登斯樓也羣山滿目四時異景予固拙于文辭亦非余生嚼筆之意故畧而不書至正癸巳十二月瑯琊王剛叔記

養源書室記

人有恒言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夫水之發源未嘗不清汨以淤泥未有不濁者也源既濁矣欲求流之清其可得乎是故水之源未嘗不清猶人之性未嘗不善也水雖清泥汨之則流而為濁性雖善欲污之則流而為惡矣然泥之所汨也有厚薄故流而為濁有多寡之殊欲之所污也有淺深故

流而為惡有大小之異欲澄其濁寸寸而澄之將不勝其澄亦曰清其源而已矣欲改其惡事而改之將不勝其改亦曰治其心而已矣無泥以汨之則源自清無欲以污之則心自正果明此道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何生濬讀書之室榜曰養源求予文以記之吾儕小人資本薄惡涵養本源未之能也生之請不置故因先儒緒論借水為喻以塞雅志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周子論學聖之要本之無欲程子論涵養之方主於持敬養正而無欲至矣斯境也初學豈一蹴而能至也誠能戒謹恐懼常存此心持敬工夫久而不息天理春融瑩然無欲視聽言動一出于正夫如是始可與言養源也已矣何生勉乎哉請以是為記揭諸壁間以為觀省之助云至正乙未閏正月瑯琊王毅記

敬義齋記

大易一書為五經之源乾坤二卦冠易經之首乾卦聖人之學也坤卦賢者之學也士而希賢當由坤道夫子贊易於坤之文言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真入道之要旨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斯則可以盡賢人之學而趨聖人之域矣程子以為敬義夾持上達天德朱子以謂果能敬立內直義形方外則終身用之不盡近世先儒又謂敬義兩字括盡六經語孟之旨某雖不敏拳拳服膺乎是張生龐從予問學益亦有年

上高納麟大夫書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方今盜賊擾攘之餘黎庶恐懼之日握兵權而任民牧者賢否不同苟不定其功罪而勸懲之則惡者以肆善者以怠盜賊何由而息黎庶何由而安乎夫鑑之明也妍媸不可遁衡之平也輕重不可欺苟非在我者如衡鑑之無私欲定人之功罪其亦難矣恭惟閣下忠誠格君仁愛及物敷歷中外有年於茲上爲九重之所眷注下爲四海之所瞻依當世名卿無出其右者

上高納麟大夫書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方今盜賊擾攘之餘黎庶恐懼之日握兵權而任民牧者賢否不同苟不定其功罪而勸懲之則惡者以肆善者以怠盜賊何由而息黎庶何由而安乎夫鑑之明也妍媸不可遁衡之平也輕重不可欺苟非在我者如衡鑑之無私欲定人之功罪其亦難矣恭惟閣下忠誠格君仁愛及物敷歷中外有年於茲上爲九重之所眷注下爲四海之所瞻依當世名卿無出其右者

毅也山林樸學讀古人之書觀古人有澤被生民名垂後世者慨然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所謂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之謂也况當世之大人君子德行政事足以配古人而獲我心如閣下者仰盛德而慕盛名實有日矣顧以氣體甚弱齒髮蚤衰不能千里裹糧廁下客之末以觀賢人之光謹遣學徒胡深齋書以獻竊惟好善惡惡激濁揚清方寸之間如衡如鑑足以定人之功罪而黜陟之捨閣下而誰望哉正宜明目張膽是是非非凡爲軍民之長者其人果有功也則斷然而拔擢之其人果有罪也則斷然而黜退之夫如是則其清濁無所混淆善惡有所分別將見盜賊聞風而向化黎庶蒙恩而樂業非特可以復祖宗之盛時抑亦可以致唐虞之至治矣豈不休哉豈不休哉苦夫有功有罪之人四方之遠雖不能周知目見而耳聞者請畧陳一二年秋冬之間盜自浦城入寇樊邑之西鄙又自松溪入寇慶元逼樊邑之南鄙竭忠奮力調偏裨募義兵卒殄元寇餘孽保障浙東石抹萬戶之功也望風奔潰以致盜賊長驅而致上辱國家下誤生民張推官之罪有不可勝誅者幸遇而免恬不知恥猶以統兵自尊科取有司無所不至有司又復取之於民間閭之間唧怨已極倘有數十人奮挺而起又將奔潰如前日矣豈不殆哉區區愚慮切以爲石抹萬戶人品甚高威名素著廉能

兩盡官吏畏而服之寬猛並行軍士敬而愛之閣下當力薦
諸朝又當便宜委任即使之分閫處郡守茲一方不惟數百
萬蒼生得以奠枕無憂其功業光輝得以概見于世天下識
者莫不頌閣下知人之明矣如張推官者非特不可以握兵
權亦不可使之任民牧閣下當首鯁直言義形於色劾而去
之是亦閣下與民除害職分當為之事也然此二人者特功
之首罪之魁已耳至於佐助石抹萬戶平寇羽翼張推官害
民者固有其人未暇悉數胡深等能為閣下詳言之毅安貧
守賤無求於世彼之功罪已何與焉第以小人用則民受其
殃君子進則民被其澤故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不容緘默
語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毅雖不敏竊自附于古之仁人
唯閣下其垂察焉

與蕭申之書

三石送別不覺半年倣邑士庶思念迨今嘗如一日我輩嚮
徃之誠又抑甚焉耳矣足下歸臨海堅卧不出誠得出處之
正今為左公一行信乎士為知己者用也枯郡生靈非足下
為之保障安有今日然事勢大有可憂危者諸邑旱傷俱甚
百姓遑遑以憂摠戎者惟事徵求守罷者不能撫字辟如卧
於枯薪之上使有一星之火豈不為燎原之焰哉山林寒賤
不勝嫠婦之憂惟大君子終惠之擇利害而興除之俾援十

萬之蒼生陷危而卒獲安及物之功亦不少矣閣下每謂所
蘊者大不得盡其設施古之賢人君子康時濟世亦隨其分
限爲其可爲者而已矣岩穴之士極一禽抃一蟻猶以爲積
善之事而况全活斯人之性命者乎近詔書內一款江南租
稅減免二分田野細民懽欣鼓舞皆有大君如此豈忍負之
之意此中富民頑冥令長罷弱使我聖天子徒有減免之仁
心而窮百姓不沾減免之實惠前日歡忻鼓舞者轉而爲愁
恨嘆息不聊其生若得足下告之上官戒飭郡邑嚴加奉行
庶可乘時一快其忿此實固國本收人心第一義也惟閣下
之留意焉斯民幸甚其次義兵坐食人日一二升有營則望
風奔潰無事則徒爾耗蠹莫若即日散之以完民力鄉兵已
行團結自可守禦桑梓前日減免之事遵奉力行得士民之
心則事無足慮者矣其他事宜短紙不盡俟得會見之日當
詳論之每遇便郵上狀徃徃皆匆遽中既乏精筆佳紙又或
應世爲人言辭拙鄙字畫脫誤繩以倍筆牘爲札者不能無
罪所恃大君子胸中曠達眼目高遠不觀以驪黃而觀以天
機必無苛細之責故得無恐焉耳日來伏想海不揚波萬里
寧謐鈞信勝常我雖屏居林下抱懷耿耿常有婺不恤緯之
憂私竊以爲方今文物耿然才足以有爲者多不能履正奉
公德足以有守者又不長于赴公趨事牽補架滿苟延歲月

於乎悞矣生民何時而蒙至治之澤乎山深林密不能周知
四方人才以耳目之所及言之德足以有守才足以有爲可
以慰此心者惟足下一人而已願足下以今日之操履正大
不于世吏自滿凡大節細行惟以古人自期修之於身者無
髮之失施之事業舉此而措之耳豈不偉哉夫如是假令不
用於時固窮守道亦可爲大丈夫耳較之行妾婦之道而饗
不義之榮者奚啻天淵之間耶相望千里萬萬惟蒼生自重

上俞廷心檢憲書

太上務立德其次務立功其次務立言古之君子所以傳世
惟此三事而已曩聞得閣下廷對之策而讀之粹然學業之
醇正燁然文字之光輝視世俗舉子之業豈可同日而語哉
已而秉三史之直筆垂千古之雄文則閣下之立言可謂不
朽也已今毫端推擇以閣下察守令於浙河之東所至之處
明目張膽慨然以興民除害爲己任風節著於當代利澤被
於生民閣下之立功可謂無愧也已夫以閣下之所學如此
閣下之所行如此非有德者其孰能之自今以往名位益隆
責任益重不汲汲於進修益培其根其可乎區區不佞願足
下日用之間自強不息謹其微於念慮之萌察其著於事爲
之應五德六經聖賢之道絕無一毫富貴之心使吾之立德
誠如是也予以清立言之源正立功之本由是發之文章施

之事業亦浩乎其無窮綽綽乎其有餘裕矣豈不盛哉深山野人食芹而美不知其愚敬用以獻惟閣下其怒之

與葉景淵書

去冬辱惠書今春附使上狀不審能徹几格否下問起居何似令人懷想如渴近傳從者還鄉未知果否忽吳申伯見訪山中始得其的傳者不妄深以懌悅申伯云臺檄屈致駸駸清要以愚見度之當世人物眇然急於用賢以吾景淵才幹風節必有豸冠之擢方今盜賊蜂起天下騷然原其所自皆其居風紀者不能分別清濁爲守宰者不能撫字黎元習以成風知有利欲不復知有名節以理律之從政者皆無異於盜賊其間卓然樹立能自拔於流俗者指不可多屈如是欲盜賊之息其可得耶惟足下當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己任修德以正身爲本報國以薦賢爲先使在我者大公至正無毫髮之私知賢必舉無嫌疑之避倘海內無在位之小人無在野之君子而盜不息民不安吾不信也一得之愚不知忌諱以足下平生久要愛助之心不能自己故敢布聞他日功業有成爲國朝之名卿爲百世之人物豈不偉哉超然高識以僕之相期於遠者大者必不以爲迂也

上思寧普元帥書

毅聞古之善相天下者進賢退不肖而已賢者必進之不肖

者必退之夫如是則賢者之道得以行不肖者之欲不得逞
上以格君下以澤民相天下之能事畢矣書曰野無遺賢萬
邦咸寧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意豈不深切著明
也哉閣下昔任風紀今專方面浙河以東其地方數千里其
民以數百萬計此數百萬之生靈其休戚寔係於閣下承平
之世大有之年尚當求賢以自輔况當賊盜擾攘之際黎庶
饑饉之時乎然則訪求賢才舉而用之寔救時第一義也前
有海上副萬戶石抹武德者其襟心也正其務學也博其德
足以成己其才足以濟時抱負偉烈當世之士鮮有能及之
者去年夏秋江閩群寇漸迫浙邦處州之人日夜思懼部使
者擢石抹君託以討賊其下車之至龍泉也盜方掠邑之西
鄙民有倚賴奮而擊之賊衆震懼遂遁而去厥後慶元守禦
不得其人縣治陷沒石抹君調發將士名募義兵克而復之
易如反掌當賊勢猖獗之日合松溪政和浦城慶元四縣克
豎進攻龍泉長驅而至民心岌岌微石抹君浙東諸邦已胥
爲盜之淵藪矣括蒼千里之民婦人穉子頌手相加僉曰活
我輩者石抹公也其平寇保民之功踰年於茲矣當路未有
舉揚而拔擢者獨閣下好賢盛心形之薦章側耳而聽之又
半年於茲矣未聞石抹公之見用也豈閣下聊以塞責而薦
之不力耶抑當路者付之藐然不以閣下之心爲心耶昔臧

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責之公叔文子之臣大
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賢之閣下讀聖人之書於斯二
者必知所去取矣宋趙普爲相嘗薦用一人太祖怒取其奏
疏而棄之普拾其奏疏明日復進仍擲棄之又明日復以奏
疏進太祖愈怒碎其奏疏而擲之普插笏腰間碎拾碎紙歸
補綴之明日又進太祖遂用其人卒能勝任此事表表在人
耳目閣下豈不知之誠使閣下之薦石抹萬戶也如趙普之
爲有弗薦薦之勿用勿已也明天子賢宰相勵精圖治宵旰
求賢必允所舉閣下之才之德當以臯陶稷契自任舉善薦
賢顧反出趙普之下甚爲閣下惜之浙水東七路處最僻遠
民困且饑易於興變撫而安之存乎其人閣下既知石抹公
之賢當力薦諸朝任以分閩統制軍民許其便宜行事必有
處之之方盜不息民不安吾不信也此特以進賢言之耳若
夫退不肖者請畧陳之荆襄遺孽非有智謀之士驍勇之人
也蟻聚之毗烏合之衆而已其于官軍對壘之時使有羸弱
數十百人守之彼亦疑懼前却而不敢進統兵非人望風奔
潰遂致失守荼毒生靈固有任其咎者其事雖經赦宥其人
尚足乎碩乃仍握兵權肆無忌憚困民力失民心顯指有司
作威作福區區愚慮恐其未足以弭盜適足爲大盜之招未
足以安民適足爲斯民之蠹其爲豈淺哉閣下以勲舊閱閱

之家居方伯連率之職數百萬之蒼生休戚之所係所轄屬
吏苟不旌別淑慝而黜陟之何以答國家之委任副黎庶之
屬望乎是道也豈但足以藩宣一道而已哉異日居廟堂之
高秉鈞衡之重使天下之賢者無不進惡者無不退於以堯
舜其君堯舜其民可以企足而俟矣山林寒賤獲與草木群
生成被堯舜之澤則受賜大矣惟閣下其念之

與鄭教授書

毅仰恃斯文之好僭白裘悃青田賊人潘賢三等攻陷縣治
官兵潰散毅蒙分閫委令團結鄉兵守護縣治幸賴師友之
間行義浮於州里召集鄉兵雲合響應已收克復之功惜乎
錢糧全乏士卒疲困枵腹嗷嗷無以為善後之策伏惟先生
抱經濟之學存愛物之心特賜仁人之言白之帥閩黃堂頒
降錢糧犒賞士卒使之各復其業更特遴選賢能之才撫治
殘破之邑息盜安民之無他恐此惟先生其留意焉幸甚

上黑元帥書

某山林寒賤無求於世惟欲講明道義使人同歸於善而已
以此與時人不合鄉人不善者深疾之動欲誣害昔司馬溫
公天下之正人當時小人目為夷黨朱文公萬世之正學當
時小人目為偽學在前賢尚不免此况學行未足以仰望古
人之萬一則為小人之毀短亦何足怪哉但當力於進修日

月操履俯仰天人求無愧怍而已遑他愠乎今歲春夏之交
邑長謬政枉陷善人無厭亦將及某荷蒙大人君子惻然憐
之特遣使招入幕維持而調護之免致橫遭中傷仁者之能
愛人至於如此某適在病中因不能獲上謁轅門圭竇之士
豈敢輒行白通於方面貴人益揆分不然感佩恩德終身不
忘迨欲裁書以謝顧爲單門區區部下恐失禮而缺典也六
月間賊陷敝邑學者章三益於賊未至之前一日蒙鈞批團
結鄉兵守護縣治賊至之明日三益以某粗有力蒙鄉人信
服令爲表倡首舉義兵於是學者季彦文慨然奮命與章三
益相爲表裏衆心翕然雲合響應殆至萬人數日之間殺退
賊衆克復縣治此皆三益彥文率領之功與衆義士鄉兵馳
驅之力於某奚與焉所有賞勞銀碗足錢鈔簿用納還區區
之心但欲乞閣下遴選賢夕之才撫治殘破之邑俾毅得與
宗族鄉黨而聚友生之樂同爲太平之民於毅足矣奚功賞
之望焉僭敢獻書以聞惟高明其垂察焉干冒鈞嚴下情不
勝戰栗之至

與胡仲淵季彌章書

仲淵一別將兩年彌章一去幾一載雖同淞江之東隱然弱
水之隅時事多虞不知四方何時俱寧二賢何時全歸臨書
不覺爲之悵然也茲因三益長子去台城省乃翁已作石抹

蕭君書伏此老作大檀越為毅創書樓更伏二賢言之大叅公亦為作檀越可乎第恐大叅不讀書非其所喜倘愛屋及烏以仲淵之故時蒙作成捐數月之俸亦作為士林美談蓋鄉里朋友間貧者愛莫能助富者又以均役減分勸票三事助憎非假王公大人之力則無以成之邵康節之安樂窩朱晦菴之武夷精舍亦皆達官貴人作成之毅不過小規模惟二賢同三益為幹緣不勝幸甚草草不具

寄危太朴書

自識執事以來敬慕德學每對士友喜談樂道之不覺形於色豈非好賢之心自不能已而然耶前書欲執事退處山林俾吾黨得相從於寂寞之濱願亦有足樂者然不尊不信又不若官於朝之可淑諸人也近執事有授經之命毅聞之深為喜念欲拜書以賀道遠無由但誘植薰陶使我國人少知義利之辨庶有補於世道是亦執事發揮所學一二之時也今執事駸駸顯融道德節義之士見亦罕矣所友非富貴之人則文學之士日與之處一或罔念則變於風俗矣可不懼哉執事見道明固萬無此失然憂危治明之慮責善輔仁之忠更願抗志高明超乎萬物之上自強不息粹然一動以天則以之出仕以之歸隴將無往而非進德之地矣執事每謂毅不相知為是喋喋古人所學是終身事朋友之職固當然

耳僭越之罪惟執事其恕之前書以心學於執事乎質者萬
乞批教向蒙許惠南歸序引幸賜秉筆并有以振德之方不
勝至願相去道里五千無緣承教臨書惘然惟為時自重不
宣

與章三益書

即日初夏清和赤城山水之勝為東澗佳處又得賢主人為
之依歸聞見日新智識日長足為吾道深賀聞帥君宣命特
至甚可上為 聖朝得人賀下為蒼生有所依賴賀也毅意
况如常諸所欲言存道能詳之此不縷縷愚意欲創書樓數
間已拜帥君書牘此公作大檀越更伏足下幹緣期在必濟
他日願足下成名還鄉當相與登樓以覽觀山水展卷以詠
歌詩書庶以樂先王之道而志其美矣臨楮至禱惟高明圖
之不具

寄黃晉卿學士書

前年秋辭別後冬間嘗僭躡上狀托林以道轉達拜起居不
審徹尊覽否繼而以道以高文寄朝夕誦咏不勝愧感區區
無似以木訥名其書室辱先生賜之記啟迪加多進學而至
於仁敢不實下工夫以無忘先生之德政圖拜謝以書而從
者北上鄉邦學者失所依歸雖不能無恨然老成典型可為
朝廷之重且使四方士大夫考德問業有所矜式此殆天之

相斯文也一何幸哉南北遼遠無由侍教偵伺南歸當拜於
雙溪之上也

代章三益上黑的元帥書

六月十九日蒙路司吏吳忠齋鈞批到家二十日青田賊人
潘賢三等攻陷縣治蒙關請鄉先生王剛叔關會義士季彥
文等召集義兵西南兩鄉共計八千餘人二十二日賊人分
陣出哨西南兩鄉先鋒義勇奮不顧身所殺賊人不計其數
二十三日官兵大捷二十七日克復縣治惜乎錢糧全乏士
卒饑疲其長官達魯花赤齋印遠遁不知去向司吏徐達正
等亦行奔竄惟林縣尹承事雖用克復然獨員署事全無規
畫錢糧之方義兵屯駐縣郭幾萬餘人嗷嗷度日今已沙汰
見存四千餘人亦無可供給况溢一介書生素無謀畧但以
師友之間行著鄉里故能伏羲一呼應者雲集以此幸不幸
不辱方面相使之命然堂上慈親老病前日力辭大叅甫遂
歸田省侍之請當此危急之秋仰賴鈞批事切就委但宜速
撥錢糧犒賞士卒各復其業仍遴選才幹威斷官員守護縣
邑庶使盜賊有所懼而悔過黎庶有所依而樂業使其得遂
歸田奉親之願實拜陶成之賜不勝幸甚

答鮑自明書

承書疊疊千百言讀之累日竦然增敬然問以立身進學之

方當就正於有道君子毅何人斯足以當此自揣愚陋無能
益於高明不敢奉答倏經半載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請舉節
目之大者以復於左右細觀來教守言學業不進何以自立
于天地間者言有以自立雖貧且賤以終其身無恨也足下
此言古人爲己之學也逃空谷而聞足音不佞深爲喜孔子
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自立未易言
也若何以用其力耶孔子不曰立於禮乎伯魚過庭所聞魯
論終篇所記聖人初無異辭孟子立天下之正位文公先生
亦以禮釋之顏淵問仁章傳心法切要之言也曰克己復禮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孔子所以教顏子所以學不迥如此由
是觀之以禮律身一循天則篤志固執確乎不變其斯以爲
立之方也與雖然苟無其本規規制之於外亦憂憂乎其難
哉必也提撕警覺常存此心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動容
周旋自中規矩表裏挾持外物不能動亂吾之所爲者安矣
中庸所爲立天下之大本孟子所爲先立乎其大者此之謂
也不特此也六經語孟與近世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書千言
萬語莫非吾立身之方取其醇而舍其疵法其善而戒其偏
諸史百家亦莫非吾立身之助爲己之功果能如此學業之
進詎可量哉戴天履地夫何歟也哉富貴貧賤於我又何與
哉杜門山中飯蔬飲水開卷蕭然與聖賢對可以求師友於

千載之上矣僕之愚豈足爲矜式乎嗟夫俗學汨汨志小氣弱惟競虛文不尚寔踐是以利欲之塗出則顛仆亦可悲矣超然拔俗卓然樹立求無愧于古人毅之所存蓋如此惟足下實用功而相與勉焉吾道幸甚

代章三益與張照磨書

一介迂疎素無經濟之學過蒙分闡鈞批委用人才溢團結鄉兵守護縣治守土不得其人賊至望風奔潰生靈塗炭痛不忍言某不及量責重弗敢負帥君委用召集義兵殺退賊徒縣治已行克復然兵雖足而食不足萬口嗷嗷不勝饑餒已去十八之五六猶未有供給之計往往遠遁福建平民之家正當青黃交接之際自己尚無饘粥之資又何以爲軍旅之餉况調用先鋒皆許以一人給賞十有五定勇悍之夫冒死向前利于得賞已喜成功豈容失信特此哂伏望閣下以生民爲念若何規畫如無糧供給無錢犒賞實爲狼狽關係非輕况監院達魯花赤齋印遠遁諸縣吏亦皆奔竄惟林縣尹雖用克復殊無調度萬望請於方面謀之郡將必早撥錢糧供給犒賞選賢能以撫治使某早遂歸田奉親之願實拜大德不淺臨書至禱瞻晤末涯萬萬惟時自重不備

答章三益書

文旆遠歸以慰慈幃倚門之望甚喜甚喜太平詩翁至袖出

之人則可以爲一鄉之士矣信能修其身賢於一國之人則
可以爲一國之士矣信能修其身賢於天下之人則可以爲
天下之士矣信能修其身無愧於古人可傳於後世則可以
爲百世之士矣由是而充之爲聖賢處策勲參天地而無外
亦在我而已矣請以允修爲字惟思永其勉之反躬允蹈力
於自修非特足以起予而副所望抑亦足以成己而不自欺
矣若夫修之之方聖賢千言萬語不啻詳矣允修其學問思
辨篤行以終之庶不辱予之字也夫

王夢麟存存齋銘

俗學鄙儒枝葉日繁一心放逸千里馳奔誠能鑒茲培養本
根放心總反德性乃尊念念不舍是爲存存萬善從出道義
之門心常不昧欲豈能昏瑩若寒冰旭如朝暉我明斯理不
工於言汝其識之永矢勿諼大本既立講習討論真見洞徹
實踐益敦上師周孔下友淵騫庶幾無愧父乾母坤

孝箴

夫孝者人道之本也父天母地而人賴一生焉是以未有無
父母而生於人亦未有無天地而生於物其盡孝道者豈有
他哉報本而已矣子職而已矣其有不孝者果人也耶非人
也耶且非人者猶有取焉羔羊之跪乳慈烏之反哺豺獾之
報本鱗魚之類育昭昭可鑒者也人道可不重與經云夫孝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誠知此義其可不孝也哉

悌箴

夫悌者事長之首務也自吾兄吾長此吾所當敬者也此所為悌也且鴻鴈來賓不躡等而飛立荆花之茂遽憔悴於三分動植尚爾而況於人乎經云徐行後長者謂之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悌徐疾後先悌不悌之小者且聖人開示後學孝悌而已矣聖賢舉之悌大可知矣誠知此義其可不悌也哉

廉箴

夫廉者取物之權度也世俗不知廉之為廉可憫也歟或不
知廉而妄取固不待論而不知其下矣或謂一無所取之謂
廉是陳仲子之流也孟子曰雖然仲子惡能廉以其不知而
不能之也廉者稜角辨也致於取舍可否岐然兩途初無紊
雜在我明之而已矣不廉者大而殺越人於貨細而更目竊
一錢雖有細大之差總之皆天地之辜人也誠知此義其可
不廉也哉

恥箴

夫恥者立身之端潔制行之清高與薄俗人居若將浼焉固

為興立之心人而知恥與夫姦盜賭博之非流連荒亡之行
一言不道一術非正皆不為故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為機
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誠知此義其
可無恥也哉

跋米元章帖

唐張長史書宋米元章跋張書已失米跋尚存余生沈宗海
購得之元章書法妙天下垂三百餘年矣宗海其寶之安知
夜夜不有虹貫月也耶

跋陳希夷樂道圖後

太極圖先天圖其淵源所自或者以為皆希夷之所出也果
如是則希夷所樂之道非直為老莊氏之學而已也今華岳
巉絕之處不識有圖南倫否乎誠有之吾當作樵夫拜而受
教焉至正癸巳南至日瑯琊王毅龍泉槎陽精舍敬書

跋李大明閤居集後

國朝幅員之廣超漢唐而軼商周草木羣生涵煦聖澤此吾
友李君大明閤居之作所以為治世之音而歌詠太平者也
將與康衢擊壤之謠相映於千載之上何其盛也三數年來
世故多虞可為太息不識大明憂時之心亦嘗形之于言否
乎敬識諸詩卷之末申以問之

跋西溪千字文後

智永手寫千字文凡數百本西溪書千字文僅如蠅頭吁亦
勤矣習小枝者尚爾學大道者可懈惰耶吾友當深省於斯
矣

與鮑子木

微恙亦不惡詩應枕上看人稀白日靜花謝綠陰寒
屋藏深巷危樓俯遠湍主人不競草木總平安

其二

藩籬一剖破詎須更隄防瑣瑣世間事焉能動中腸
富貴百年短道德千古長願君同勉勵本心日月光

其三

廢興觀史傳冷暖閱人情蚤悟蟻穴夢肯爭蜗角名
座得能

詩客家有讀書聲幽居謝俗侶庭前春草生

其四

多病道心長閒栽石上松斯年盡陰雨好景幾光風春事彈指頃人生炊黍中劉郎識丹訣好與講叅同

其五

渠渠處大厦高明心眼開無事時對卷有客輒傾盃借問榛有用何如樗不材萬事從吾好英雄安在哉

宿深省

講學高樓上挾朋來友生呶唔夜更闌月照窓前明曉起凭欄望杳杳川原平是時仲春半花卉方敷榮熙熙氣候和湛湛天宇清田中珪正闌草際虫更鳴萬物各得所吾所樂性情童子勸作詩對景舒心局吾與二三子爐薰對遺經豈無沂上人詠歸春服成獨憐寰區內連年久不寧近而我傍邑豺虎尚縱橫黎元一何苦四野多哭聲擄掠失妻孥鋒鏑傷父兄想其對明月淚下如河傾願天早平定四海息戰爭盜賊本良民投戈各歸耕萬國共明月壽域開八紘我乃安畝畝道義得考詳常如對斯景方寸同鑿衡

贈蕭申之

白鬢映烏紗相遇話歲華炊梁煩剪韭罷酒更呼茶深夜簾前雨寒梅窓外花劇談更秉燭妙契在君家

書樓

危樓高倚五雲邊會聚群英究簡編理探仲尼心上事燈吹
太乙杖頭烟聲音朗朗驚闔闔光焰騰騰逼斗躔此處廣寒
宮咫尺分明有路去朝天

與車伯任

潦倒嗟予鬢已星見君猶有古儀形異鄉客况多清冷薄俗
人心轉晦冥齊魯南來淮樹碧甌閩東下海山青飄蓬歲月
成何事歸向窓前照夜螢

其二

閉戶休教俗士通二三良友儼儀容滿庭草色經秋綠一炷
蘭膏永夜紅筆下看君雲鬢鬢邊老我雪濛濛讀書本不
要人爵肯向山林嘆未逢

挽王克齋

翹首西方烟霧深吁嗟霜木減儒林濟時未睹袖中策遯世
先遊物外心槐蔭滿庭人不見梅花開雪子能吟共旌孝道
此招隱扇起淳風無古今

送蕭德彰歸武昌

細雨青燈此夜同征鞍明發栝山中文淵老去心猶壯元亮
歸來酒不空彭蠡波光涵雁影洞庭木葉動秋風武昌西望
三千里何日重遊浙水東

其二

桂子吹香欲暮秋
西風華髮鬢颯颯
官情爭似山家好
歸興不知途路脩
郊店月斜殘夢斷
楚江日落片帆收
還家親友相懽會
醉把黃花說舊遊

其三

蕭然官滿賦歸興
行李秋風半擔書
白露青原無限好
何如偏愛武昌魚

題蟠谿圖

人間興廢柰伊何
千古傷心麥秀歌
惟問蟠谿垂釣叟
暮年何苦執干戈

題釣臺圖

萬乘謙謙下匹夫
激成名節重東都
富春山下桐江水
千古高風入畫圖

餞留德嘉

忠齋諸孫富儒術
蜿蟺清淑鍾爛柯
帥楸遴選教吾邑
矩矱標致莊以和
劍川前朝素多士
項背相望登巍科
文章鉅公亦間出
水心筆力挽江河
士風邇年一以變
昔號淳厚今澆訛
青衿城闕日排闥
鬢序真可施爵羅
先生樂道耐岑寂
古井湛碧心不波
遺經獨抱無所授
虛齋捫腹高吟哦
公居臯席近三稔
賤子兩載溫江沲
我歸城東聊屏處
與俗異趣誰

肯過師而求友世所罕時時不鄙來行窩一盃茗罷無雜語
經術行誼交琢磨古來新知樂公歸使我愁還多槎溪清瀨
鳴瀨瀨層橋疊巘喬峩峩茫然山水隔千里未知後會時維
何

次鮑自明游佛山

抗顏非我願屏跡希綺園深嗟古道遠人偽日已繁見利鮮
聞義棄寒競趨暄聞君信殊俗苦節咬菜根自明篤文行舊
羶喜猶存張生克節操幼書稱名門九月天氣爽從我遊南
原山村寒日色薄茂林烟光昏排雲逐野鶴攀木隨狐猿蒼
崖露仁體碧澗涵智源三子知好德玩索當耐煩汲汲分陰
惜歲月如川奔人生非道義莫異犬與豚流水本清徹汨以
泥則渾善性皆有之勿謂難與論愚者可使賢薄夫可使敦
元公最先覺總統程弟昆後學抑何幸受此罔極恩諸生各
努力道心永勿諠沒齒事鑽仰力久無高堅

題蘓軾所書扁濟川橋留槎閣

簾幕天香桂子秋白沙翠竹護中洲平分風月雙溪水高摘
星辰百尺樓鑄劍空懷今古跡留槎不得去來舟長虹可接
天河路我欲梯雲汗漫遊

次蕭申之

名節昭昭爛日星重來舊鎮鬢猶青論才自可希三傑致用

端能契五經每與諸生分座席了無俗客到堦庭天生豪俊
爲時用未許投閒自晦冥

其二

年将五十鬢星星永夜寒燈照汗青莊子空談堅白論楊雄
漫草太元經死心一榻書充棟生意無邊草滿庭每嘆巢由
空矯俗教踰定分嗟沉冥

跋宋宣和殿書萬壽宮扁

萬乘金書扁大門地無寒暑景長春五明宮裡光無極三境
天中道合真雲護青山連碧落溪涵綠水隔紅塵何如了却
浮生事來向青幽着此身

次練君舉

我住槎西君邑城我東君又向西行十年不見頭俱白萬事
惟憂道未成復雨翻雲何日了吟風弄月有餘情令人太息
人間事惟有青山不世情

跋吳道士煉丹處

少微高士舊知名無復前朝寵異榮丹井尚餘龍虎氣青山
猶帶鳳凰形豈無二士尋源入終有神仙按節行十二樓臺
烟霧杳天風吹動紫鸞笙

訪槲衣仙境

肩輿未訪槲衣仙乞與還丹想我憐自念年華行八十遙觀

桃熟歲三千樹林蔭映環區宇泉石幽竒鎖洞天浩恨無家
可歸隱愿言結屋白雲邊

跋潘景賢順寧庵

孝心本從仁心出孝行修時仁道成請君細把西銘讀仁孝
兩全方順寧

詩餘

送林縣尹

治邑堪嗟人物少誰教狼牧羣羊我公爲政尚循良真情無
表暴雅望自馨香

兩載溫然猶一日視民懇惻如傷從今遷擢愈輝光仁心昌
後裔丹桂五枝芳

贈胡深鷓鴣天

耿耿胸中一寸丹生平清節雪霜寒閩郵寇盜初戡定浙壤
忻聞奏凱還

萬世事可長嘆中原見說未全安君才不在淮陰下爲報君
王早築壇

謝蕭申之

世襲功門優將畧六經百氏兼該信知文武有全才等閑平
逆豎又聽凱歌回

搯履冰心秋月白誠心公道宏開牛刀暫爲割鷄來拂衣行

謝事閉戶卧天台

贈王府判滿庭芳

黎庶愴惶風塵亂湧濟時須伏豪英堪憐烽燧逼山城帥聞
掄才付托公纔到克豎魂驚牛頭嶺長驅大捷千古播高名
戎兵守禦居民雜處鷄犬俱寧于今喜隣封四境清平欲紀
明公偉勳麒麟閣自有丹青時唯見口碑誦德途巷起歌聲

贈葉琛 西江月

軍法堅持三尺劍將才足長千夫指麾談笑勦黠盡道將
軍威武功業當銘彝鼎聲名必達京都一方無事賴安居但
願長留槎渚

家傳

王先生毅字剛叔其先自瑯琊徙居處之龍泉至先生傳十
有三世爲農初西隣有王氏子事身奉神甚謹常斷木爲拜
具當額處成窪母某氏有妊夢神來而誕在赤子時頗異過
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啼姑懷之則止頭患瘡母惡其臭卷木
葉掩鼻當乳時勿之視瘡疾大作身如火熱掀榻畔懸繩代
施無風繩自搖及能言備陳入俗時如蹈大海茫無津涯風
入手足間痛若刀割姑衣有繢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
近熱勿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僵卧心知其爲己也

熱退乃復還人咸竒之六歲知好學家單不能致每借書于
市中一誦輒能記能記憶稍長所嗜益深父機命牧牛掛書
牛角而讀之隨牛東西行日入忘歸復使視春溪濱挾冊坐
輻車側米成粉不悟父怒逐之出叔父與明憐之爲之代償
其米且令聚徒教授束脩之上悉以購書積至萬餘卷精思
疾讀惟恐其盡夜深燈屢涸猶聞其吟諷聲或達旦不寐因
觀周子太極圖說嘆曰此非聖賢之楷梯也人心與上堪下
輿同大局于一藝可乎會上饒鄭君原善來爲郡錄事先生
往質所疑鄭君甚器重之已而往謁許文懿公謙于金華山
中公爲詳陳理一分殊之旨先生豁然如夢斯覺居久之循
涯泗沂黃河而觀泰山鳧繹之雄徘徊闕里悵然有千載之
思遂北至京師荐紳先生若黃文獻公潛揭文安公侯斯翰
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宏叅議中書危公素爭相引重聲譽翕
然至有薦爲檢討經筵編修翰林者先生皆引分固辭俄而
南還鄉里益以躬行實踐爲教其發明本心之學至利欲沉
冥處多有感泣者一邑化之大山長谷愚夫愚婦皆知畏慕
草心從前縣饑先生告令長曰民餓且死大夫得奠枕而安
乎即語以勸分之法問右之家計口賦其食餘粟盡乞借平
民全活者以萬數父老見生生拜且泣曰我等皆白骨也而
先生肉之耳至正中荆襄兵起掠七閩直犯縣南鄙先生畫

八策替將軍石林宜孫破之仍不遠千里遣其徒上書行御
史臺以明將軍之功未幾盜發青田揚言來攻縣長吏台寶
忽丁遁盜遂深入焚官舍污人婦女標擄至鷄犬先生召門
人章溢季汶等謂曰吾豈忍以良民昇豺兕乎溢等曰惟先
生命乃部勒鄉民爲兵逐殺群盜太府錄功賚之以金帛先
生曰得選賢令以撫創殘民則殺拜賜侈矣謝不受俄部使
者下令正丁罪丁恚集季溪惡少年據險阻以方命首害先
生於家縣人無少長皆痛憤灑泣以復仇爲事弟子胡深方
叅軍事鄱陽急馳歸與同門友告方伯連率帥帥剪夷之越
二年始平乃葬先生於蓋竹之西山別建祠而尸祝之先生
爲學深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視衆之顛隳如己病之苟力
可救雖鉄鉞鼎鑊在前後有不暇恤至於禽魚之微不得其
所亦爲蹙額弗寧思遂其生然疾惡如仇遇有賊民吏切齒
扼腕流涕太息必疏其奸狀鋤而去之豪民制鉅量以入粟
亦叱使減去以合常度小人不便爲惡時欲加害賴上官察
之獲免生平雖不食君祿其尊主在民之念夢寐不忘武威
俞闕公持節浙水東廉其詳謂其卓行不讓古人性不溺於
文辭嘗嘆曰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者若麟角盍
亦知輕重乎人有求者揮毫立就亦淵然有竒氣可誦自幼
不茹葷肉雖強之食終弗能下咽閒居飲客斂容澄坐多至

夜中或倦極目瞑鼻息雷鳴坐客未寢者譚辨逢起晨興先生各能記其言而折衷之其神全而不亂如此歿時年五十有二娶葉氏妻氏皆無子以兄之子彥珣爲嗣扁書室曰木訥齋人因請稱爲木訥齋先生云

太史氏曰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董爲善良者衆及鄰境寇作子通率弟子起兵殲之長吏惡攘其功使人殺子通門人毛術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義其事與先生絕類雖然先生以明體達用之學保障鄉邑使數十萬蒼生去危即安非子通比也固不幸遇難而死諸生爲師復仇兵屯二年勿解卒屍鼠輩于市功比術爲尤難祠宇之建又在不論由是而言其義不亦爲益多歟嗚呼先生道德之化益亦入人深矣

墓誌銘

龍泉王先生既歿於難後三年其弟子胡深以前進士盛景年所撰次先生之行來乞銘嗚呼翰其能銘先生乎先生諱毅字剛叔其先晉丞相之所出也後有自越之山陰來徙者至剛叔遂世居龍泉之西寧鄉曾祖某祖某考某机某皆勿仕業田自給剛叔生而有異六歲讀書一過成誦十餘歲能爲詩文勤苦嗜學父母嘗命之牧晨旦驅牛出取經書坐石上讀之牛自飲飼夕還讀猶不倦又嘗命負米往春因讀書確傍

久而米敗不覺也懼其親怒不敢歸鄉人憐其志易以善米與之俱歸語其家曰若子非田舍兒也宜令勉學爲假館邑中以學焉洎長遂通經史百家之言一日讀周子書有省嘆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人之得於天而爲聖爲賢者固如此慨然以斯道自任遊學四方西適吳南逾楚北遊齊魯之間謁孔子闕里弔其遺跡覽山川之勝樂其風土之厚人民質而有禮意欲居之不果退處山林中野服蔬食終日危坐汨如也弟子受業隨其器而教之令致力於孟子存心養性之言所至通都大邑士爭延頸願交客遊京師復過齊魯抵于幽燕一瞻皇居之北闕壯麗人物之繁文翺翔縉

紳士大夫間以布衣有聲上方開經筵訪求名儒大臣遂欲舉以聞剛叔勿願即棄去過彭城顧謂弟子胡深曰鄭之虎牢宋之彭城皆必爭之地子其職之禍亂將興此必不免剛叔既歸未數歲而中原起事矣東南騷動閩地山谷之間往往烏合爲寇龍泉與閩接壤遂犯龍泉剛叔以謀替萬戶石抹潛師破其衆未幾青田寇至親率弟子致討復其邑治又未幾貴溪寇起邑中剛叔再議舉兵衆寡不敵而被執顏色自若從容遇害矣享年五十有二辛巳至正十四年甲午十一月十一也娶葉氏婁氏皆無子以兄之子彥珣爲後門人以明年十月十二辰時塋先生于西寧鄉蓋竹立祠歲時享

祀人人思慕其教言必稱先師云剛叔貌甚癯口訥于言平
居推己待物循循然鄉里皆知敬畏若一聞不義之事輒怒
形于色若將浼焉然博聞多識素性適情雖少時襁褓間歷
歷能言之爲文章不留稿門人收散亂磨滅之餘得詩文若
干卷每謂人曰人患德不立爾不患言之不立也古之立言
者幾千萬人傳世能幾何哉其學不尚浮華篤于自信當世
儒者如文懿公許益之翰林承旨歐陽元經筵侍講學士黃
晉卿廉訪僉事俞廷心國子博士危太朴皆折節相下嘗自
號木訥齋王公爲文記之翰與先生學爲同門交遊三十年
其義甚厚今先生墓有宿草矣烏可不爲之銘銘曰
天啟
喪亂衣冠淪墜惟烈丈夫勿變其志在古所難今斯豈易嗚
呼先生從容就義亂有所不避死有所不畏彼何所恃曰吾
惟斯道之履

祠堂記

王禕

君子之制行不以出處爲間而能忘己以爲人其可謂志於
仁也已夫天地萬物舉吾一體仁者之心也故凡人之顛連
而無告者苟吾力足以賑之則務以推吾志之所欲而所居
之地並不暇計古之人蓋有處畎畝之中而以天下自任一
夫一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者非其志于仁故歟
是故身不必尊也要其心之厚于仁物不能俱使其性也

要其仁之不忘于其心君子之於仁如是而已爾嗚呼古人
吾不得而見之有若龍泉王先生者其不亦庶幾於此乎先
生諱毅字剛叔別以木訥齋自號夙負異稟篤志于學早從
鄭君原善遊而聞聖賢求仁之方及登金華文懿公之門又
得乎理一分殊之旨所學粹然一出於正教授里中戶外之
履至無所容講解經義於天理人欲勝負消長之際尤極懇
切感悟者咸泣下鄉邑化之皆薰爲良善人有善稱道之不
置有不善引而教之納于無過之地乃止其鬪爭不能直者
不求直于有司而取直于先生之一言卒悔服而去會歲祲
先生勸邑長發閭右之粟以給餓者全活以千萬計有患難
疾苦來告必竭力營護而拯濟之斧鑕在前弗恤也蓋其飭
躬勵志動以古人自擬其心常皇皇焉務推己以及人視凡
物之失所若己不得辭其責者其風概節操雖古篤行之君
子何以尚之至正甲午盜起旁縣良民被害甚先生領鄉兵
往禦之里井恃以爲安夫何遺孽未殄者陰設狡謀而先生
竟不幸遇害矣嗚呼先生隱居約處非有當世之責也而忘
己以爲人如此謂其爲志于仁非歟或者以出位訾先生其
亦淺淺知先生矣先生之心世固孰能明歟先生之沒門人
胡君深既勤兵討賊申復仇之大義而章君溢季君汶等奏
聞 欽賜所居蓋竹里爲創造旌賢祠復奏仍于本縣南尼

姑寺巷重建嘉義忠祠與石抹叅政蕭公同祀則禮之以義起者也祠之建於庶子之歲屋宇規制完飭具筭 欽撥祭田用其八為歲時祭享之需祠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備焉于是章君乃以記屬于禕夫以先生畜德享道以化其鄉歿而獲祭于社固為無愧而門人弟子尊其尊賢其賢以至謹于祠事其不足以矯末俗勸後世哉是用推述學行之槩刻諸珉石以詔來者其詳已見胡公翰所為墓銘宋公濂所為家傳茲不悉書

祭田規式引

夫祭祀有本有文敬為其本粢盛牲醪器血之屬皆其文也本不足固不可以祭文不備亦不可以祭所以古之祭者必有田無田則不祭非不祭蓋無供粢盛牲醪器血故也 剛叔王先生道明德立設教恬蒼以淑諸徒以善世俗薰陶善良者不知凡幾遺澤在人心沒世不忘古所謂鄉先生歿則祀乎其鄉者門人章溢胡深奏聞立祠則有像不可以無祭有祭則有祀不可以無田故具奏以撥田則歲有所入所入有常數所用有常規故不可不取正於簿

110x

255

1

The right page of the notebook is a blank ledger page. It features a series of vertical red lines that create a grid of columns.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narrowest columns on the far left and right, and the widest columns in the middle. The paper is aged and shows some staining and discoloration.



